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

——基于《三国演义》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张怡宁¹, 马山虎²

¹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²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南 安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9日

摘要

成语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精华, 凝练传神、意蕴深厚,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也正因如此, 其英译往往成为翻译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目前针对《三国演义》的英译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 但从体认语言学视角系统考察成语翻译机制的成果仍匮乏。本文基于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 提出成语翻译可分别从这三个层面择一或择二展开。文章以《三国演义》中75个涉及战争谋略、人物评价、政治外交的典型成语为研究对象, 对比其在三个英译本中的具体译法, 阐释不同层面对应的翻译策略, 分析各位译者在认知加工路径与语用表达效果上的差异, 以期为历史演义类小说中的成语英译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体认语言学, 核心原则, 汉语成语英译, 《三国演义》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Yining Zhang¹, Shanhu Ma²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Henan

Received: March 12, 2026; accepted: April 15, 2026; published: April 29, 2026

Abstract

As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idioms are concise yet vivid, rich in meaning, and imbued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ten becomes a focal point and challeng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hil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s yielded considerable results,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idiom translation from an empathy-based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remain scarce. This thesis, grounded in the core principle of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roposes that idiom translation can be approached by selecting one or two of these three levels. Using 75 representative idioms from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covering military strategy, character assessments, and political diplomacy—as its research subjects,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ir specific translations across three English versions. It elucidat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levels, analyzes differences among translators in cognitive processing pathways and pragmatic expression effects, and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anslating idioms in historical fiction.

Keyword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Core Principl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二十世纪末, 在反思传统哲学及索绪尔、乔姆斯基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 雷柯夫、约翰逊等人构建了以人类经验为核心的认知语言学, 推动了语言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1]。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为王寅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体认语言学。该理论的核心可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关系, 主张语言源于主体对现实的亲身体验与认知加工[2]。其中, “体”指身体经验对语言形成的基础作用, “认”则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处理。包括典故类、比喻类、谚语类等类, 体认语言学更加强调“亲身体验”这一根本基础, 将语言研究提升至哲学层面, 使语言学真正融入当代人文社科的主流讨论[3]。

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作为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发展, 强调“现实-认知-语言”的互动关系, 在翻译研究中逐渐展现出独特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国际翻译研究领域亦出现与之呼应的理论取向。例如, Halverson (2014)提出的“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强调译者认知加工中的具身性与概念结构; Rojo & Ibarretxe-Antuñano (2013)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系统考察翻译中的隐喻转换与概念迁移; Sjørup (2018)则通过实证研究揭示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表达时的认知负荷差异。这些研究虽未直接使用“体认”这一术语, 但其对“体验-认知-语言”之间动态关系的关注, 与 ECL 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本文在借鉴上述国际成果的基础上, 尝试将 ECL 三层次模型应用于《三国演义》成语英译的对比分析, 以期对认知翻译研究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中国视角的实证支撑。

2. 成语翻译的三层次观

本研究基于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 构建汉语成语英译的三层次分析框架,

认为译者可在三个层面中择一或综合多层进行转换[4]。研究以《三国演义》中 75 个成语及其三个主要英译本为语料, 系统考察不同译者在各层次上的翻译策略、操作路径及语用效果。

基于“现实 - 认知 - 语言”三要素, 译者对成语的解读呈现递进路径: 由语言形式(字面意义、语境)上升至认知层面(原型、概念、内涵意义), 再延伸至现实场景。翻译操作中, 译者或单选某一要素——语言层(符号转换)、认知层(概念传译)、现实层(事件再现); 或组合运用——“认知 + 语言”或“认知 + 现实”, 以实现不同的翻译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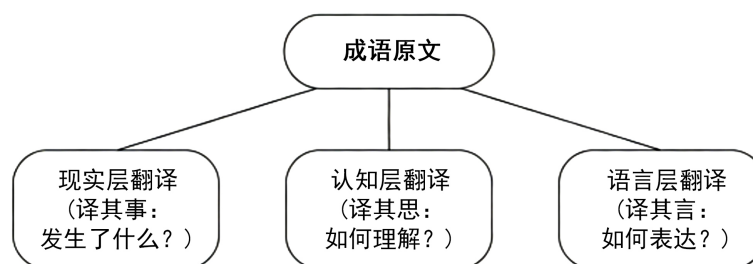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three-level translation model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图 1. 体认语言学三层次翻译模型

本研究把体认语言学中“现实 - 认知 - 语言”这三个核心要素, 转化为可用于分析成语翻译的三个操作层面(见图 1), 具体界定如下[5]:

(1) 语言层面: 译者以成语的字面结构为依据进行对应翻译, 重点保留原文的用词、句式与修辞特点[6]。这一层面处理的是表层语义, 多采用直译方式, 目的是向译入语读者展示汉语成语原本的表达形式。

(2) 认知层面: 译者跳出字面形式, 提炼出成语的核心隐喻或概念意义, 再转化为符合目标语读者认知习惯的表达[7]。这一层面关注的是成语真正要表达的内涵, 而非表面词语, 需要完成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意义的转换。

(3) 现实层面: 译者将成语的核心意义与原文具体语境结合, 进行语用上的重构。它不只传递意思, 更强调这一意义在当前情境中如何适用。译者需要结合人物关系、情节场景、话语意图等, 让译文在目标语中实现与原文相近的语用效果。简单说, 现实层面就是把成语“放回情境里”, 让意义在具体文本中精准落地。

现以具体成语译例说明如下:

例【1】郭嘉谏曰: “刘备远来救援, 先礼后兵, 主公当用好言答之, 以慢备心; 然后进兵攻城, 城可破也。”
操从其言, 款留来使, 候发回书。

虞译: But his advisor Guo Jia remonstrated: “Liu Bei has come from afar to help Tao Qian and he is observing the rule of politeness before resorting to force.

邓译: But Guo Jia remonstrated, saying, Liu Bei has come from afar to help Tao Qian, and he is trying the effect of politeness before resorting to arms.

罗译: But Guo Jia remonstrated with him: “Liu Bei has come from afar to rescue Tao Qian. He has tried peaceful means before resorting to force. A civil answer, my lord, will allay his suspicions; then we may advance and take the city.

原文节选自《三国演义》第 11 回, 说的是曹操欲报杀父之仇攻打徐州, 刘备领兵援救陶谦, 郭嘉识破刘备“先礼后兵”之策, 建议曹操以温和言辞麻痹刘备, 待其戒备松懈再行攻城, 体现出郭嘉善察战机、谋定后动的军事智慧。三位译者虞苏梅、邓罗、罗慕士(下文分别简称虞译、邓译、罗译)在翻译“先

礼后兵”时, 择用了不同的认知路径作为参照点:

1) 语言层面

在处理“先礼后兵”时, 虞译采用了贴近原文的直译策略, 译文“observing the rule of politeness before resorting to force”既保留了“礼”与“兵”的核心意象, 也清晰呈现出行为的先后次序。虽然这种译法略显稳妥, 未能深挖成语背后的东方军事伦理, 但凭借规整的表述, 英语读者仍能直观理解“先礼后兵”的基本逻辑。放在《三国演义》的语境中, 这一译法既准确传达了刘备的行事方式, 也让读者隐约体会到古代军事中“刚柔并用”的策略内涵。

2) 认知层面

邓罗把“先礼后兵”意译为“trying the effect of politeness before resorting to arms”, 放弃了“礼”“兵”的字面对仗, 转而为“trying the effect”点出“先用礼数试探效果”这层战术意图。初看时觉得可惜, 细想才发现妙处: 放在郭嘉劝曹操的语境里, “试探”比“礼”“兵”对仗更对路——郭嘉本意就是让曹操以礼为饵、伺机而动。虽然成语的修辞厚度打了折扣, 但译文更流畅了, 谋略中“刚柔先后”的思辨底色反而更容易被英语读者捕捉到。

3) 现实层面

罗慕士在处理“先礼后兵”这个词时, 走的是从语境中来到语境中去的路子。他没有死抠“礼”和“兵”这两个字该怎么翻, 而是先把这词放回《三国演义》里那个军事外交的场景中, 琢磨透了它作为策略的核心意思, 最后才落地成英文——“tried peaceful means before resorting to force”。说实话, 这种译法比直译费劲多了, 需要对上下文反复掂量。但效果也确实好: 译文既自然, 又跟当时那个“先谈和、再动武”的情境严丝合缝。英语读者读着不费劲, 词义和语境也没分家。这一差异并非偶然, 而是与三位译者的翻译理念与目标读者定位密切相关。邓罗身处英国汉学建制化初期, 其译文多面向专业读者, 注重传达中国军事文化的策略逻辑, 故在认知层面着力揭示“试探”之意图; 罗慕士则秉持“文化再现”的翻译观, 强调译文在英语世界中的独立文学价值, 因而更倾向于将成语置于具体叙事场景中加以重构; 虞苏梅的译本面向大众读者, 追求语言流畅与理解便捷, 故多采用语言层面的直译策略, 以降低文化负载带来的阅读障碍。

成语翻译绝非单纯的语码转换, 而需统筹语言表达、认知意义与现实语境三个维度。语言层面以字面直译为核心, 通过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形式风貌, 既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异质文化, 也能为目标语注入新的表达活力。认知层面要求译者穿透表层物象, 精准抓取成语的隐喻内核, 并用契合目标语认知习惯的方式重构意义, 确保语义传递的准确性。现实语境层面的要求最为综合, 译者需在兼顾字面与深层内涵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文本场景进行创造性适配, 最终实现表意精准、语境贴合与表达自然的统一。

从传统翻译分类的视角来看, 这三个层面的实践路径亦有迹可循: 语言层面的字面转换, 基本对应学界常说的“直译”; 而认知与现实两个层面的翻译, 则统属于“意译”的范畴[8]。二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侧重还原成语的核心概念意义, 后者则更强调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动态解读与重构。

3. 基于 ECL 的《三国演义》75 个成语英译语料分析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以宏阔的历史背景、生动的战争叙事与浓郁的谋略文化, 全景式呈现了三国时代的社会格局与传统文化精神。书中大量运用凝练传神、意蕴深厚的成语, 既承载着历史记忆, 也凝聚着军事智慧与人文内涵。本文即以《三国演义》中的成语为语料, 结合本体语言学的层次观念, 对比分析其三大经典英译本在语言、认知、现实三个维度上的翻译策略, 并探讨不同译法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达效果与文化传递价值。《三国演义》至今已有近 30 种语言译本、70 余个版本, 其中英文译本逾 15 种。1820 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对话与翻译》中译出“桃园结义”片段,

成为该书最早的英译尝试。此后百余年间虽陆续出现十余种节译与改编本,但多数译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理解有限,译本或简化战争场面,或渗入西方价值观念,难以完整还原原著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精髓。1925年,英国汉学家邓罗推出首部英文全译本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首次完整呈现小说整体情节与人物形象。邓罗的翻译深受19世纪末英国汉学传统影响,注重历史忠实性与文本完整性,其译文常以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风格呈现,体现出对原著叙事结构的尊重。1959年,美国汉学家罗慕士的全译本问世,在学术严谨与文学美感间实现较好平衡,广受学界赞誉。罗慕士深受战后美国汉学“文本细读”传统影响,强调译文的文化阐释功能,注重在译入语中再现原著的历史厚度与修辞风格。20世纪80年代,虞译本以简洁流畅的语言风格,成为面向普通读者的代表性英译本。该译本顺应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期策略,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与传播效率,体现出与邓、罗二人不同的翻译取向。

由于《三国演义》中成语数量繁多且分布广泛,我们采用系统性抽样分析的方法。本研究将“成语”界定为“汉语中长期习用、结构固定、意义完整的四字格短语”,包括典故类、比喻类、谚语类等类型,但不包括单纯的名词术语或临时组合的短语[9]。以《中国成语大辞典》(2005版)收录标准为参照,先对原著中出现的成语进行梳理筛选,剔除重复出现及非核心文化负载类成语,形成基础语料库。随后按原著章回顺序,随机抽取成语,同时兼顾战争谋略、人物品性、历史场景等不同语义类型的均衡性,最终确定75条成语作为研究样本。最后分别从虞译、邓译、罗译三个英译本中检索对应的英译表达,建立“原文成语—三版英译”的对照分析库,为后续体认语言学三维度研究奠定基础。

为了系统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策略,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定量统计,对三位译者在不同翻译层面的策略分布情况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类策略的使用百分比,从而直观呈现其翻译倾向与偏好;另一方面,在定量数据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译例,结合原文语境与文化背景,深入剖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路径,探讨其译文的语用表达效果与文化传递功能。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3.1. 语言层面

在翻译研究中,“语言层面直译”指译者在词汇、句法、语篇等纯语言结构层面,尽量保留源语的形式特征,使译文与原文在语言表层结构上保持高度对应。

3.1.1. 完全按照字面直译

例【2】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虞译: birds alight and fishes drown, the moon hides her face and flowers blush for shame

罗译: beauties whose faces would make fish forget to swim or birds to fly, abash the very blossoms and outshine the moon

邓译: birds alight and fishes drown, the moon hides her face and the flowers blush for shame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字面意义是我国先民基于自然物象与审美通感的认知结果,正因为全人类皆有相近的审美经验与联想能力,因此“鱼见之沉没、雁见之降落、月见之躲藏、花见之含羞”所喻指的“女子容貌极美”这一认知义,在跨文化语境中亦能自然通达。三位译本皆采用字面直译法,这种译法既可较好地传递原文意象,忠实于汉语成语的比喻外壳,又达到了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向译入语输出异族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形式,进而可丰富译入语的文学修辞与文化想象力。

3.1.2. 部分按照字面翻译

例【3】号令一出,时刻休违。倘有违误,即按军法。众兵将得令,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厮杀。

邓译: rubbing their hands

罗译: rubbing their hands

汉语成语“摩拳擦掌”由“摩拳”和“擦掌”两个并列动作构成。在译文处理上, 邓罗与罗慕士均采用 rubbing their hands 这一译法, 将两个动作合并译出, 并未逐字拆分。译文虽然保留了成语原本的动作意象, 却省略了汉语原文中对称的字面结构。由此不难看出, 两位译者在处理这类并列动宾结构的成语时, 更偏向使用合译的方式, 用简洁流畅、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 传递出“战前振奋、跃跃欲试”的核心含义, 而不是机械地对“摩拳”“擦掌”两个动作分别直译。

3.1.3. 字词兼认知的译法

例【4】维笑曰：“吾阵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变。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奥乎！”

虞译: a frog in a well and know nothing of the deeper mysteries.

罗译: a frog in the well who sees but a corner of the sky

邓译: a frog in a well and know nothing of the deeper mysteries.

“井底之蛙”借“井”和“蛙”构成比喻, 并非真的指井里的一只青蛙, 而是用来喻指见识短浅、眼界狭小的人。虞苏梅与邓罗的译文——a frog in a well and know nothing of the deeper mysteries, 在保留“井”与“蛙”这一核心意象的基础上, 用 know nothing of the deeper mysteries 直接点出“见识浅陋”的内在含义, 把原本物理空间上的“井”, 升华为认知层面上的局限象征。罗慕士的译法 a frog in the well who sees but a corner of the sky 则对空间隐喻做了重新建构, 以“只看见一角天空”呼应“坐井观天”的内涵, 借助 sky 与 corner 形成的对比, 自然唤起读者对“视野受限、认知片面”的理解。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属于兼顾字面意象与认知内涵的译法: 既保留了“井”和“蛙”的标志性形象, 又通过语义补充或隐喻重构的方式, 把“孤陋寡闻”的核心意思传递出来, 让读者既能识别原文特有的比喻形象, 也能准确把握其深层寓意。

例【5】许攸出, 仰天叹曰：“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

虞译: The discredited advisor went out and looking up toward the sky, sighed: “Faithful words offend his ear. He is too mean to be worthy of advice from me.”

邓译: The discredited adviser sighed and went out, saying, “Faithful words offend his ear. He is a pest and unworthy of advice from me.”

罗译: Turning his eyes to Heaven, Xu You left. With a sigh he said to his attendants, “What’s the use of serving a fool who takes offense at loyal counsel?”

虞、邓的译文保留了“耳”这一字面意象, 用 offend his ear 将“逆耳”形象化为对听觉的冒犯, 同时通过 faithful words 传达“忠言”的语义, 属于字面对应为主、认知意象为辅的处理方式, 让读者既能感知原始形象, 又能领会其情感张力。

罗译则完全放弃“耳”的意象, 将“逆耳”转化为心理反应(takes offense), 直接呈现“忠诚建言令人不快”的核心认知信息, 属于认知优先、字面省略的类型, 牺牲形象以求语义直通。

同时两种译法各有侧重: 前者以字面引导认知, 后者以认知决定表达。

三位译者在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分布如表 1 所示。在基于语言层面的成语翻译过程中, 完全按照字面一直译的方法仍是最主要的方法: 虞苏梅占比高达 90.3%, 邓罗占比 85.0%, 罗慕士也达到 77.8%。字词兼认知的译法(即兼顾两个层面的译法)偏少, 因其付出的认知努力较多, 语言表达也稍显繁复: 虞苏

梅仅占 3.2%，邓罗占 10.0%，罗慕士占 7.4%。部分字面翻译在三者中占比均不高，罗慕士为 14.8%，相对最高，虞苏梅为 6.5%，邓罗为 5.0%。可见，在罗译中“部分字面翻译”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位译者，说明他在处理成语字面义时更倾向于选择性保留；但从完全字面直译的比例来看，虞苏梅和邓罗的“忠实度”更高，更倾向于完整保留原成语的字面结构。

Table 1.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表 1. 语言层面翻译方法分布统计

译者	方法		完全字面直译		部分字面翻译		字词兼认知译法		总计
	完全字面直译	部分字面翻译	完全字面直译	部分字面翻译	字词兼认知译法	字词兼认知译法			
虞苏梅	28	90.3%	1	3.2%	2	6.5%		31	
罗慕士	21	77.8%	2	7.4%	4	14.8%		27	
邓罗	17	85.0%	1	5.0%	2	10.0%		20	

3.2. 认知层面

基于认知层面的翻译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法。

3.2.1. 译出原型性认知意义

译者放弃成语原本的物象与意象，直接传达其核心语义，完成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含义的隐喻转换，读者不必再经过“由表及里”的跨文化认知过程就能理解。这种译法既避免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意象误读，又简化了理解步骤、降低阅读门槛，使译文更通顺自然，也在认知层面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10]。

例【6】操曰：“吾料吕布有勇无谋，不足虑也。”教且安营下寨，再作商议。

虞译：Now when Cao Cao approached the dangerous part of the road near Taishan, Guo Jia warned him of the possibility of an ambush. But his master only laughed. “Lu Bu is no strategist. Do you think he could have laid an ambush here?” So he told Cao Ren to besiege Yanzhou while he marched toward Puyang to fight Lu Bu.

邓译：Cao Cao said, I own that Lu Bu is a bold fighter but nothing more; he has no craft. So we need not fear him seriously. Then he gave orders to make a strong camp till they could think out some victorious plan.

罗译：“Lu Bu is all valor and no brain.” remarked Cao. “I fear him not” He pitched camp and planned his counterattack

三位译者对“有勇无谋”的翻译体现了不同层次的认知意义传递：邓罗将其拆解为“a bold fighter but nothing more; he has no craft”，通过概念分解让读者理解吕布“勇猛但缺谋”的特点；虞苏梅以“Lu Bu is no strategist”直接点明其认知核心；罗慕士则用“all valor and no brain”这一英语中高度可识别的固定表达，通过 valor 与 brain 的鲜明对比，直接激活“勇猛却愚蠢”的人物原型。其中罗译最具原型性认知意义，因为它以简洁有力的结构，在英语读者中唤起与原文读者相近的直觉理解，实现了跨语言的原型认知对等。

3.2.2. 借用新物象反映认知意义

译者可借用译入语既有的物象，或套用译入语现成的成语，将原文成语的认知意义与译入语习语的语义内涵相融合以构建译文；即在保留原文核心意义的前提下，以译入语的新物象承载并传递原成语的认知意义。如《三国演义》中“土崩瓦解”的译文：

例【7】若回旆方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虞译: melt away like dew before the sun

罗译: melt away like dew before the sun

在翻译“土崩瓦解”时, 虞、罗译本均舍弃“土崩”“瓦解”两个古代意象, 转而提取其核心认知义——彻底溃败。两译同作“melt away like dew before the sun”, 以“朝露消融”这一英语读者熟悉的自然意象替代原喻体, 将“不战自溃”的修辞意图清晰传递。虽战争画面与土木意象有所流失, 但二者通过借用新物象反映认知意义, 在兼顾译入语认知习惯的同时, 保留了译文的文学表现力。

例【8】 敬曰: “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 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 以才试之。”

虞译: People say your brother simply speaks in fine prose or verse. I do not believe it myself. You can put him to test, my lord.

虞苏梅对“出口成章”的翻译通过借用新物象, 成功实现了认知意义的跨语传递。“出口成章”本义指脱口而出的话语即成文章, 其原有意象依托于汉语“章”(文章)这一文化载体。虞译将其处理为“speaks in fine prose or verse”, 借用了英语文化中“prose”(散文)与“verse”(诗歌)这对读者熟悉的文学体裁物象, 替代了原文的“章”字。这一转换虽舍弃了“出口即文章”的字面意象, 却精准传递了“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核心认知意义。借用新物象让英语读者无需理解“章”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 便能通过“prose or verse”这一熟悉的文学范畴, 直观把握曹植“下笔成文、出口成诵”的才情特质, 体现了在尊重译入语认知习惯的同时保留译文表现力的翻译策略。

经统计, 这两种方法在三个译本中的分布情况大致如表2所示:

Table 2.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ranslation method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表2. 认知层面翻译方法分布统计

译者	方法				总计
	译出原成语的原型性认知意义	借用新物象或意象反映认知意义			
虞苏梅	21	91.3%	2	8.7%	23
罗慕士	30	85.7%	5	14.3%	35
邓罗	24	88.9%	3	11.1%	27

3.3. 现实层面

在实际的成语翻译实践中, 精准拿捏其认知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这也是我在梳理译例时深刻感受到的一点——译者若仅停留在字面解读, 很容易造成语义传递的偏差。在读懂成语字面意思的基础上, 译者必须将这种具有概括性的认知意义, 与文本中的具体语境、事件场景紧密绑定。成语的认知意义本身就带有一定普适性, 能够适配多种不同的表达场景, 但这种普适性恰恰是一把“双刃剑”, 单独提取使用时, 往往会显得表意笼统、模糊不清, 读者难以精准捕捉其在文中的具体所指。基于此, 译者通常需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信息, 适当补充细节、完善表达, 让成语的意义更清晰、指向更明确, 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准确领会作者运用该成语的真实意图, 避免出现理解偏差。

例【9】 陶曰: “天下危在旦夕, 陛下尚自与陶宦共饮耶!”

虞译: the empire is at its last gasp

罗译: With the empire in peril

邓译: the empire is at the last gasp

在“天下危在旦夕”这句话中，“旦夕”用来比喻极短的时间，整个句子表达的是局势极其危急。在汉语里，“旦夕”和“危急”之间的隐喻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用法。由于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认知框架，如果采用直译，就无法传达出原文中的紧迫感。三位译者都选择放弃原有的意象，改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递核心意思。虞译和邓译使用了“at its last gasp”，生动地表现出危急的极限，贴合了政权即将倾覆的语境。罗译使用了“in peril”，简洁地陈述了危急的状态。三者的译文虽然没有保留汉语的时间隐喻，但都实现了功能上的对等，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

例【10】“刘表知我破黄祖，必来报仇；我以逸待劳，必败刘表；表败而后乘势攻之，荆襄可得也。”权从其言，遂弃江夏，班师回江东。

虞译：But his advisor, Zhang Zhao, said it was useless to try to hold an isolated city and he suggested going back and preparing for a possible attack from Liu Biao, who would surely revenge the death of Huang Zu.

罗译：“His overextended troops will soon yield to our well-rested soldiers, and then we can carry our counterattack as far as Jingzhou’s capital and capture it” Sun Quan approved Zhang Zhao’s advice and withdrew all units to the south

邓译：But his adviser, Zhang Zhao, said, It is impossible to try to hold one distant city alone. It is better to return home and prepare for the expedition that Liu Biao will surely send in revenge. We will meet and defeat his worn army, push home the attack, and capture his whole region.

“以逸待劳”的字面意思是“以我方休整之逸，待敌方奔波之劳”，其核心认知意义是“以静制动、以守为攻”。若仅停留在字面直译，英文读者可能难以理解这一策略在战场上的具体所指。三位译者通过将成语与孙权撤军、刘表复仇的叙事语境绑定，实现了认知意义的精准传递：虞苏梅译文虽未直接译出成语，但通过“preparing for a possible attack from Liu Biao”（准备应对刘表可能的进攻）这一场景描述，将“以逸”转化为“提前准备”的防御姿态，使读者从上下文中自然领悟“待劳”的战术意图。罗慕士译文则运用对比结构“His overextended troops will soon yield to our well-rested soldiers”，将“劳”（overextended）与“逸”（well-rested）这对核心认知范畴并置呈现，并通过“carry our counterattack”（发起反击）点明战术目的，让读者在具体战局中理解这一策略的运作逻辑。邓罗译文更为详尽，通过“return home and prepare”（回师休整）对应“以逸”，以“meet and defeat his worn army”（迎击并打败其疲惫之师）对应“待劳”，将成语的概括性意义完全融入刘表复仇、孙权回撤的具体情节之中。

4. 三层面译法小结

总体来看，成语翻译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统一模式，大致可归纳为两条不同的实践路径。一条更偏向语言与认知的双重传递，核心是把成语的字面意思和内在核心内涵准确传达出来，不刻意追求与具体语境的深度绑定；另一条则注重认知意义与现实语境的深度融合，更强调贴合文本场景，还原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含义与表达指向，让读者能直观理解其在文中的作用[11]。后一种译法固然能降低读者的理解门槛，让译文更易被接受，但对译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更高——不仅要精准捕捉成语的深层内涵，不能出现语义偏差，还要兼顾译文的语用功能，让其自然嵌入上下文，不显得生硬突兀。当然，这种译法也存在明显局限，在适配语境、简化管理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成语本身所蕴含的含蓄美感与多义性，原本留给读者自主品味、联想和解读的空间，也会随之被压缩。这一点在《三国演义》成语译例中尤为明显，过于贴合语境的意译，往往会弱化原著成语的文化韵味。

从国际认知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本文所提出的三层次翻译模型与 Rojo (2017)对“翻译中的概念加工层次”的划分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后者将翻译操作分为“形式对应”“概念重组”“情境嵌入”三类。本文的现实层面译法，正是对“情境嵌入”在汉语成语翻译中的具体实践。与此同时，Sjørup (2018)

通过眼动实验发现,译者在处理高度文化负载表达时,认知负荷显著增加,往往倾向于选择“概念重组”而非“形式对应”策略。这一发现与本研究罗慕士、邓罗在认知层面占比偏高的趋势相吻合(分别达 46.7% 和 36.0%),也从实证角度印证了认知层面在跨文化翻译中的优先地位。由此可见,ECL 三层次模型不仅在中国本土翻译语料中具有解释力,也与国际认知翻译研究的前沿发现形成呼应,具备进一步发展为跨语言、跨文化翻译分析工具的潜力。

5. 结语

本文基于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三要素,对所选《三国演义》成语英译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罗、邓、虞在所基于的三个层面上的分布不尽相同,其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mparative distribution of three-level translations by the three translators

表 3. 三位译者三层面翻译分布对比

方法 版本	语言层次		认知层次		现实层次		总计
罗慕士	27	36.0%	35	46.7%	13	17.3%	75
邓罗	20	26.7%	27	36.0%	28	37.3%	75
虞苏梅	31	41.3%	23	30.7%	21	28.0%	75

罗慕士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基于认知层面,其比例接近半数(46.7%),语言层面次之(36.0%),现实层面再次之(17.3%),蕴含等级为:

认知层面 > 语言层面 > 现实层面

邓罗在翻译过程中现实层面与认知层面并重,现实层面略高(37.3%),认知层面次之(36.0%),语言层面再次之(26.7%),蕴含等级为:

现实层面 ≈ 认知层面 > 语言层面

虞苏梅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层面居多(41.3%),认知层面次之(30.7%),现实层面再次之(28.0%),蕴含等级为:

语言层面 > 认知层面 > 现实层面

从现实层面译法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邓罗采用 28 条(37.3%),最注重语义与语用结合;虞苏梅 21 条(28.0%),较少考虑具体语境;罗慕士仅 13 条(17.3%),最不倾向情境化还原,是三者中最低。三位译者的差异主要在语言和认知层面的选择。罗慕士、邓罗以认知义翻译为主(46.7%、36.0%),虞苏梅则以语言层面直译最多(41.3%)。这也体现了他们的翻译取向:虞苏梅偏向直译,罗慕士和邓罗更偏向意译,认知+现实层面译法合计分别达 64.0%和 73.3%,明显高于虞苏梅的 58.7%。三个译本中,认知层面译法占比都不低(罗慕士 46.7%、邓罗 36.0%、虞苏梅 30.7%),说明成语翻译应以传递核心认知义为主,既能减少理解障碍,又不易偏离原文,对译者和读者都更轻松[12]。

翻译重在思想与文化交流,形式只是载体。在形式与内容难以兼顾时,意译是更合适的选择,罗慕士与邓罗的译本也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13]。

致 谢

本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各位师长、同仁的悉心指导与鼎力支持,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由衷感谢我的导师在论文研究与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从体认语言学理论框架的选定、

《三国演义》成语语料的筛选, 到翻译策略的分析与论文结构的打磨, 导师都提出了诸多精准且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为本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学术素养也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本文研究提供的良好学术平台与研究资源, 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为论文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 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同门与同仁, 与他们的交流探讨, 让我在研究思路上获得了诸多启发, 有效解决了研究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

本文的研究参考并借鉴了众多前辈学者在体认语言学、翻译学、《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等领域的优秀成果, 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理论构建与语料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此向各位学界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

此外, 感谢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各类语料、文献资料的编纂者与出版方, 以及为本文提供图片、研究思路参考的所有者, 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源, 让本研究的开展成为可能。

最后, 向在求学与研究过程中始终给予我理解、支持与鼓励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他们的陪伴与付出, 是我能够潜心研究、顺利完成论文的坚强后盾。

本论文的完成仅是学术研究路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文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 恳请各位师长、同仁批评指正, 我也将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完善、精进。

参考文献

- [1] 钱冠连. 体认语言学——中国本土化的语言理论[J]. 中国外语, 2022, 19(6): 1+11-16.
- [2] 王寅.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J]. 中国翻译, 2021, 42(3): 43-49+191.
- [3] 王寅.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4): 156-164.
- [4] 王寅. 体认翻译学在歇后语英译中的应用——以《红楼梦》三译本中歇后语为例[J]. 中国翻译, 2023, 44(5): 133-139.
- [5] 王寅. 体认翻译学研究专栏导言[J]. 外国语文, 2026, 42(1): 155.
- [6] 牛保义. 试析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28(1): 29-39.
- [7] 王寅. 体认整合论的解释力和语言习得新观[J]. 外语研究, 2022, 39(1): 1-6+54+112.
- [8] 王寅. 基于体认翻译学重新解读直译与意译[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1(1): 1-6.
- [9] 孔令翠. 实践论和认识论视域下的赛珍珠《水浒传》中酒文化翻译之“体”“认”分析[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0(2): 18-27+110-111.
- [10] 魏在江. 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成语的转喻机制研究[J]. 中国外语, 2019, 16(6): 26-33.
- [11] 胡壮麟.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中的体认语言学[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1): 1-7.
- [12] 王寅.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 2019, 16(6): 18-25.
- [13] 高文成, 吴超异.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离骚》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J]. 语言与翻译, 2021(2): 42-50.